

生成式AI时代外语教育的本质与生态重构

张 瑞

苏州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江苏 苏州

收稿日期: 2026年6月5日; 录用日期: 2026年7月6日; 发布日期: 2026年7月13日

摘 要

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浪潮正深刻重塑教育生态,也使得高度依赖语言交互的外语教育面临前所未有的本体论危机。当技术的语言生成能力极大消解了外语学习的工具性壁垒时,传统教学模式易陷入工具理性僭越、人际情感疏离以及师生主体性消解的伦理困境。本文立足于技术哲学与人本主义的交叉视角,对生成式AI语境下的“技术狂欢”进行审慎批判。笔者认为,外语教育的本质绝非机械的符号解码与技能训练,而应剥离纯粹的工具属性,向强调跨文化共情、批判性思维与人类真实交互的“价值理性”全面复归。面向人机协同的未来,必须超越单纯的工具应用导向,构建人机共智的外语教育新生态:推动教学范式从语言知识传递向跨文化意义建构转型,促使教师角色向思维启迪者与价值把关人转型,并协同培育师生的高阶AI伦理素养。本研究旨在为数字时代外语教育坚守人文底色、破除技术迷思提供学理支撑与实践进路。

关键词

生成式人工智能, 外语教育本质, 工具理性, 人机协同, 教育生态重构

The Essence and Ecological Reconstruction of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in the Era of Generative AI

Rui Zha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Suzho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zhou Jiangsu

Received: June 5, 2026; accepted: July 6, 2026; published: July 13, 2026

Abstract

The wave of technology, represented by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profoundly reshaping the educational ecosystem and has brought an unprecedented ontological crisis to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which heavily depends on linguistic interaction. As the language generation capabilities of AI greatly dissolve the instrumental barriers to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ls are prone to ethical dilemmas such as the overreach of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interpersonal emotional alienation, and the dissolution of teacher-student subjectivity. From the inter sectional perspective of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and humanism, this paper offers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the “technological frenzy” in the context of generative AI. The author contends that the essence of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is by no means mechanical symbol decoding or skill training; rather, it should break free from purely instrumental attributes and comprehensively return to “value rationality”—one that emphasizes cross-cultural empathy, critical thinking, and authentic human interaction. Looking toward a future of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on, we must transcend a purely tool-oriented approach and construct a new ecosystem of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characterized by human-machine co-intelligence: transforming the teaching paradigm from the transmission of linguistic knowledg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cross-cultural meaning, reorienting the teacher’s role toward a facilitator of critical thinking and a gatekeeper of values, and collaboratively cultivating advanced AI ethical literacy among both educators and learners. This study aim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pathways for preserving the humanistic foundation of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and dispelling technological myths in the digital age.

Keywords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ssence of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on, Reconstruction of Educational Ecolog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当前，以 ChatGPT、DeepSeek 等大语言模型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正深刻重塑知识的生产与传播方式，标志着人工智能实现了从“感知智能”向“认知与生成智能”的跨越式发展。鉴于生成式 AI 的核心机制建立在对人类自然语言的深度模拟与重构之上，语言类学科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受技术变革影响最为深远的学科之一。特别是对于高度依赖双语转换与语法操练的外语教育而言，当机器能够以近乎零时差、零门槛的方式完成精准的即时翻译、语篇生成与语法纠错时，人类掌握外语作为信息交换工具的“工具性壁垒”已被极大消解。这一颠覆性变革不仅使长期以来以词汇记忆、语法解析和技能操练为主导的传统外语教学模式面临全面失效的风险，更不可避免地引发了数字时代外语教育何以存在的深层本体论追问。

围绕生成式人工智能与外语教育的融合碰撞，国内外学界已迅速展开密集探讨。现有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呈现出“技术赋能”与“风险防范”并行的特征，但笔者发现，其讨论重心大多仍局限于如何优化应用这一高级工具。例如，早期探索者敏锐地捕捉到了大语言模型在提供个性化语言输入与实时反馈方面的颠覆性优势[1]，但也有学者立即警告，若评估模式不随之革新，学生极易将语言输出过程“外包”给 AI，从而丧失批判性思维与高阶认知能力[2]。国内学界也快速回应，在剖析 ChatGPT 赋能机制的同时，明确指出了衍生的学术伦理与深度依赖问题，并呼吁教师尽早确立人机共生的教学新形态[3]。然而，在笔者看来，这些探讨并未能完全挣脱“工具理性”的束缚。多数分析仍然将生成式 AI 视为一种更高效的语言处理手段，其关注点停留在“如何用得更好”的战术层面，却鲜少深究“技术消解工具壁垒后，外语

教育究竟为何”这一本体论追问。正如有学者所强调的,若外语教育仅仅停留在语言符号的技能操练上,学科必将面临被技术替代的生存危机,教育者必须将重心转向对思想力、想象力与创造力的培育[4]。此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明确发出警告:过度依赖生成式 AI 极易削弱学习者的“人类能动性”,阻碍其深层认知与情感价值的健康发展[5]。由此,打破纯粹的技术迷思,剥离外语学习的工具属性,去探寻并坚守外语教育的深层价值底色,便成为当前亟待填补的研究空白。

为避免核心概念的泛化使用,本文首先对三个关键范畴作出操作性界定。其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这一对范畴源自韦伯(M. Weber)对社会行动的类型学区分,后经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性改造而获得了价值批判的意涵。在本文语境下,工具理性特指这样一种外语教育取向:它将语言习得化约为获取一种高效信息交换手段的过程,并以产出的效率与精确度(如译文是否准确、文本是否无误)作为近乎唯一的衡量尺度,而将学习过程本身及其育人目的悬置于考量之外。与之相对,价值理性则指向另一种取向:它将外语学习视为主体生成(跨文化共情、批判性思维与真实人际理解)的内在构成,其价值不依附于任何外在产品,而恰恰内在于意义建构的过程之中。二者并非全然对立,而是存在主从次序——工具理性本应作为手段,从属于价值理性所规定的育人目的;所谓“工具理性的僭越”,正是指这一次序的颠倒:当手段(效率)僭据了目的(育人)的位置,外语教育的本真旨趣便被悬空。

其二,本体论危机。本文所称的“本体论危机”,既非指教学方法层面的失灵(如何教得更好),亦非指知识论层面的困惑(教哪些知识),而是指外语教育赖以存在的根据与本质规定本身遭到动摇。借助海德格尔对“存在者状态的”(ontic)与“存在论的”(ontological)之区分可知:当生成式 AI 消解了语言的“工具性壁垒”,受到威胁的不再是外语教育在存在者层面的某项具体功能(即时翻译、语法纠错),而是其在存在论层面“何以存在”“所为何来”的根本规定。危机之所以是“本体论”的,正在于它逼问的是学科存在的合法性根基,而非其运作的技术细节。

为回应上述学术关切,本文立足于海德格尔技术哲学与人本主义教育观的交叉视角,试图对人机协同语境下的外语教育进行深度的本质追问。之所以诉诸海德格尔,是因为其技术之思恰好提供了穿透“工具迷思”的概念工具。在《技术的追问》中,海德格尔指出,将技术理解为“合目的的工具”这一通行定义虽然“正确”,却并未触及技术的“真理”:现代技术的本质并非任何技术性的东西,而是一种他称之为“座架”(Gestell,亦译“集置”)的解蔽方式——它促逼万物,使一切存在者都被预先设定为可供调配、随时待命的“持存物”(Bestand)[6]。本文据此认为,生成式 AI 之于外语教育的真正危险,并不在于它作为工具有多强大,而在于它将“座架”的逻辑推进至语言与认知的腹地:当语言被当作可无损压缩、即时置换的资源,当学习者被编排为压榨机器输出的“指令端”,语言与人自身便一同沦为“持存物”。正是在此意义上,本文所批判的“工具理性僭越”,在存在论上对应于“座架”对外语教育的全面接管。基于此,本文将围绕一条层层递进的逻辑主线展开论述:首先,诊断危机——揭示生成式 AI 究竟引发了外语教育怎样的伦理危机与主体性消解;其次,回归本真——在人本主义视域下重新界定外语教育不可替代的本体价值;最后,重构生态——探索面向人机共智未来的外语教育实践新路径。本研究旨在为数字时代外语教育跳出“工具理性”陷阱、坚守人文底色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与实践进路。

2. “技术僭越”下的审慎批判:生成式 AI 引发的外语教育危机

当前,以大语言模型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展现出了强大的逻辑推理与文本生成能力,不可避免地引发了教育形态的重塑。然而,当我们沉浸在技术所许诺的高效乌托邦时,往往忽略了一个深刻的哲学命题:技术从来都不是中立的。它在重塑教学媒介的同时,也在隐蔽地重塑着教育的目的与人的存在方式。当生成式 AI 越过辅助工具的边界,试图以其强大的算力接管人类自身的语言认知过程时,外语教育便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工具理性僭越、主体性消亡与情感疏离的系统性危机。

2.1. 工具理性的僭越：外语学习向机械解码的全面降维

语言的魅力本在于其背后所承载的思维方式差异与文化张力，但在大模型的降维打击下，外语学习正面临被抽空灵魂的危险。笔者认为，长期以来，外语教育本身即带有一定的工具理性色彩，而生成式 AI 的介入，则将这种工具属性推向了荒谬的极致。当机器能够瞬间完成高质量的多语种翻译与文本润色时，语言作为“交流工具”的壁垒被轻易击穿。这种对效率的极致追求，诱导人们产生了一种危险的错觉，仿佛语言可以像代码一样被无损压缩和即时置换，从而让外语学习退化成为一种纯粹的工具性技能。当机器可以完美替代人工进行语码转换时，学习者必然会在功利主义的拷问下动摇：耗费大量精力去学习一门外语的意义何在？

这一错觉的要害，在于它混淆了语言的两种存在样态。机器翻译所处理的，恰恰是被对象化为“产品”的语言外壳；而外语教育所要培育的，则是学习者在异质“世界观”之间往返穿梭、重构意义的鲜活“活动”。当我们误以为前者可以无损替代后者时，被抽空的正是语言作为思维方式与文化张力之载体的灵魂——这与海德格尔“持存物”对语言的征用，实为同一危机的两个侧面。

在这种唯效率论的语境下，学生极易产生深度的“技术依赖”。笔者认为，其根源在于，若将外语教育的价值完全锚定在获取一段完美译文的最终产品上，那么漫长的认知建构过程便看似失去了意义。尽管智能工具在语法纠错等微观层面展现出应用潜能，但当教与学的重心完全倾斜于“如何通过优化指令来压榨机器的输出质量”时，外语课堂将不再是探索未知文化的场域，而沦为了流水线上的指令输入端。教育的育人本质，在此过程中被技术的工具理性无情僭越。更深远的是，工具理性的全面渗透，正在悄然抽离认知活动中最宝贵的内核——必要的思维摩擦。

2.2. 认知“外包”与主体性消解：人类能动性的退化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生成式 AI 的“无缝代劳”才显得格外危险。学习本身理应包含试错、困惑与顿悟，正是这些必要的认知摩擦淬炼了人类的心智。然而，生成式 AI 正在剥夺学习者经历这些摩擦的权利，诱发一场广泛的“认知外包”危机。在实际教学中，有研究指出，学生越来越多地将阅读理解、篇章建构等本应由大脑独立完成的复杂思维加工，直接转交给人工智能。由于机器能够毫不费力地输出结构完整、逻辑自洽的文本，传统重在考察最终语言产出的高等教育评估体系正面临彻底失效的尴尬境地[7]。

在笔者看来，技术的便捷犹如一种温水煮青蛙式的认知麻醉剂。看似高效的产出表象，实则掩盖了学习者内在意义建构的塌陷。当学生利用技术轻易绕过繁重的语言训练时，实际上也一并抛弃了至关重要的深度学习机会，其分析能力与批判性思维注定日趋迟钝。真正的危机在于，当学习者习惯了用技术去召唤现成的思想，其“认知能动性”必将面临持续弱化[8]。当语言的组织与逻辑的推演不再依赖人类的大脑，学习者便从主动的意义探寻者退化为被动的屏幕观测者。主体性的消亡，正是从出让思考的权力开始的。

2.3. 情感与伦理的疏离：真实人际交互的虚无化

沟通的本质不仅是交换准确的字符，更是袒露脆弱、建立共鸣与承担伦理责任。生成式 AI 虽然对外语的工具与认知维度进行了渗透，但其对语言社会属性的剥离，构成了更为严峻的挑战。当人机对话逐渐占据外语实践的中心，真实的社会交互便面临被虚无化的风险。

当前，AI 在语言表达上越来越逼近人类，甚至在青年群体中催生了广泛的“AI 陪伴”现象。但笔者必须指出，这种看似即时响应、高度可控的人机情感交往，本质上是为逃避真实社交摩擦而采取的一种“低风险情感策略”，潜藏着扭曲青年一代对真实亲密关系认知的风险。在教育场景中同样如此，机器生成的语言再完美，也只是一堆经过概率计算的冰冷词元。它无法体会词不达意的窘迫，也缺乏真实的

人类同理心。语言学家对大语言模型生成话语的人际意义分析深刻揭示，其在交互中表现出一种“谨慎、客观”却缺乏情感温度的交际身份，这在建立深层人际信任上具有天然的局限性[9]。更为关键的是，近期实证研究发现，一旦接收者知晓充满关怀的话语是由 AI 生成的，其感知的真实性和道德尊严感便会显著下降，这彻底暴露了机器的“共情幻觉”[10]。外语课堂上的真实互动，往往伴随着磕绊、误解以及随后达成共识的喜悦，这种带着瑕疵与温度的情感碰撞，正是培养跨文化共情能力的土壤。如果任由无瑕但不具情感内核的机器对话取代真实世界的人际交往，外语教育将失去最宝贵的人文底色，彻底沦为了一场空洞的技术表演。

3. 价值理性的复归：人本主义视域下外语教育的本体论界定

在生成式人工智能以指数级速度重塑全球教育生态的当下，外语教育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本体论危机。当大语言模型以低成本、即时性的方式消解了语言转换的“工具性壁垒”，传统以语码转换、词汇积累为核心的教学模式已难以支撑学科的存续意义。笔者坚定认为，在这种技术工具理性僭越的极端语境下，外语教育必须从单纯的“技能培训”回归到“育人”本质，即实现向“价值理性”的全面复归。

3.1. 剥离工具属性：走向深度的跨文化共情与理解

外语教育长期受工具理性驱使，过度强调语言作为信息载体与职业敲门砖的“功能性价值”。然而，当机器译文在准确度上逐渐逼近人类专业水平时，外语教育的本体论界定必须彻底剥离其形而下的工具属性，转向技术无法模拟的人类核心能力——深度的跨文化共情。这种共情不仅是知识的习得，更是主体在异质文化交互中对价值体系的情感关切。笔者想强调的是，单靠生硬地学习文化知识，很难真正改变一个人对其他文化的看法。要打破隔阂，必须通过文学、艺术去触动学生的情感。只有先产生了共鸣，才能带来认知上的真正转变。在此过程中，AI 技术应被重新定位为促进情感投入与理解的“脚手架”，而非单纯的信息处理器。这种从工具向价值的迁移，本质上是重申语言是主体的延伸，使学习过程从机械的语码互换升华为一种“自我的超越”。

值得强调的是，向文学与艺术的这一转向，并非对技术危机的浪漫主义逃避，而恰恰内蕴着海德格尔意义上的“救渡”逻辑。在他看来，救渡的可能恰恰隐藏于技术之本质的近旁——它指向一种比“促逼式解蔽”更为本源的解蔽方式，即古希腊意义上兼含“技艺”与“艺术”的“创制”。文学与艺术之所以能成为外语教育对抗工具理性僭越的支点，正在于它们守护着这样一种非促逼、非役使的解蔽：在文本的歧义、留白与情感震颤中，语言重新作为“活动”而非“持存物”向学习者敞开，他者的世界亦得以作为有待领会的“意义”、而非有待处理的“数据”而显现。

3.2. 坚守人文底色：对思想力与批判性思维的唤醒

生成式 AI 带来的“认知外包”风险，极易消解学生内在的思想产出过程。人本主义视域下的外语教育必须重申：外语教学不仅是符号系统的掌握，更是对主体批判性思维的深度唤醒。

在 AI 普及的当下，教育者应引导学生将 AI 视为探讨问题的“对话者”，而不是放弃思考的依赖。笔者认为，教学重心亟需重新调整：将基础的语言纠错或翻译交给大模型，让课堂真正回归到复杂的思想碰撞上。在这样的人机协作中，批判性思维演化成为一种“驾驭 AI 的能力”——学生需要敏锐地识别算法生成的偏见、逻辑漏洞与文化盲区，确保最终的观点始终由人类掌控。这也意味着，外语教育不能再盲目追求工具层面的“高效率”，而应重返人文属性，教会学生如何反思和审视技术。然而，批判性思维的唤醒若仅仅发生在个体与文本、个体与机器的封闭环路中，是否就已足够？当交流的对象缺失了真实的“他者”，思维的锋芒又将指向何处？

3.3. 聚焦意义建构：不可替代的真实人类交互体验

答案指向了人本主义外语教育的另一核心维度——不可替代的真实人类交互体验。语言的本质不仅是符号的组合，更是社会关系的交织与生命的共在。在 AI 能轻易模拟完美对话的当下，外语教育的核心使命必须转向机器无法触及的领域：即在真实的人际互动中达成相互理解与情感共鸣。

前文提及的大语言模型在人际功能上的客观化偏向，以及“共情幻觉”现象，已充分证明技术可以模拟交互的形式，却无法赋予交互以灵魂。因此，笔者认为，外语教育应重构“人机协同”的交互机制，如构建“师-生-机”三元协同的研究型教学模式，将 AI 定位为深度参与知识建构的“智慧陪练”[11]。关键在于，通过引导学生对 AI 生成内容进行逆向追问与批判性解构，让外语课堂回归为真实人类进行主体间深度对话的场域。在多元互动中，学习者得以在认知碰撞与同理共振中实现认知的共同进阶与自我的超越。这种聚焦于内在价值体认的教育转向，要求我们将评估标准从语法的准确性提升至高阶思维能力与跨文化同理心，从而在数字时代牢牢守住外语教育的人文底色。

4. 人机共智：面向未来的外语教育新生态重构

在人工智能深入参与语言处理的当下，外语教育正在经历从单纯依赖技术辅助向人机共同发挥智慧的生态性转变。这种重构不仅是教学工具的升级，更是对外语教育核心目标的重新定位。借由人机在教学模式、教师角色与师生素养上的有机融合，外语教育正逐渐摆脱单一的语言技能训练，真正回归“全人教育”的育人本质。

4.1. 教学范式之变：从知识传递走向跨文化意义建构

过去的外语教学往往侧重于词汇和语法的单向传递，但在生成式 AI 的背景下，笔者主张教学重心应果断转向跨文化意义的共同建构。在这一过程中，外语学习不再是被动的接收与记忆，而是在与 AI 的互动中完成的探究式学习。基于建构主义视角，AI 能像一个随时响应的认知伙伴，帮助学生在复杂的跨文化沟通中克服表达障碍，提供即时且个性化的脚手架[12]。这种人与机器的联合，使得学生得以从简单的中外文互译中抽身，真正去理解并体悟语言背后的文化习惯与真实情感。

此外，随着 AI 多模态处理能力的提升，外语教学应突破单一的文本局限，拓展至图文、音视频的综合应用。学生不应再是教材的被动接收者，而应成为借助 AI 进行多元表达的创作者。课堂的重心也需随之转移——从按部就班地完成教材任务，转向真实情境下的复杂问题探究。在这一模式下，基础的词汇和语法操练可交由算法辅助，而课堂的宝贵时间则用于迎接更高的认知挑战。通过在人机互动中审视算法的逻辑与偏见，学生不仅能提升语言的实际应用能力，更能培养出独立评判世界、解决真实问题的核心素养，从而真正实现外语教育的全人发展。

4.2. 教师角色之变：从知识权威走向思维启迪者与价值把关人

面对生成式 AI 带来的挑战，外语教师的角色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从单纯的知识讲解者，转变为学习过程的设计者、思维的启迪者与价值的把关人。在智能学习平台日益普及的今天，教师的知识垄断地位已被打破，其核心价值不再取决于掌握了多少词汇和语法规则，而在于能否精准点拨学生的创新思维，以及敏锐洞察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情感波动与价值迷思。

在具体的课堂互动中，教师的角色应转变为深度思考的引导者。虽然 AI 能瞬间生成答案，但它无法审视自身的逻辑漏洞与立论基础。此时，教师需要站出来把关，启发学生去质疑、推敲并重新梳理 AI 提供的信息。如果教师仅仅满足于让学生获取现成的完美答案，便会在技术面前丧失教育者应有的核心价值。更为重要的是，外语教师必须守住教育的人文底线，成为学生价值航程的“把关人”。由于 AI 生成

内容根植于对海量数据的概率统计，在处理复杂的文化议题时，极易产生看似合理实则充满偏见或错误的“幻觉”，这要求教师时刻保持高度的跨文化敏锐度。教师的责任便是引导学生辨别 AI 内容中潜伏的文化误读与价值偏移，确保学生在借助 AI 学习语言形式的同时，始终保持清醒、独立的文化立场。这种坚持“人的判断应当高于机器算法”的原则，是数字时代外语教育不可逾越的伦理底线。

4.3. 师生素养之变：高阶 AI 伦理素养的协同培育

走向未来的外语教育，亟需师生协同培育一种“善用技术而不被技术役使”的高阶 AI 伦理素养，以防范过度依赖带来的主体性沦丧。生成式 AI 虽极大提升了学习效率，但也带来了学术诚信模糊与独立思考能力退化的隐忧。在这一背景下，笔者认为，学校的管理不应是简单的禁用或放纵，而应引导学生走向“负责任地使用”，要求在学术活动中诚实地说明 AI 的参与程度，并对最终成果的真实性与创造性承担起不可让渡的作者责任。

师生对数字技术的辨析与掌控能力，需要在真实的教学互动中共同精进。对教师而言，不仅要熟练掌握 AI 工具，更要将学术伦理、技术规范自然地编织进日常教学环节，引导学生在实践中守住底线。对学生来说，批判性地审视和使用 AI 已成为未来学习的核心竞争力，这要求他们不仅能用 AI 辅助探究，更要懂得防范隐私泄露、识别算法偏见和尊重知识产权。通过将语言学习、思维训练与数字伦理教育有机融合，教学设计才能真正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从更宏观的层面审视，这种素养的培育还关乎教育公平，我们必须警惕因技术使用能力分化而导致学生间能力鸿沟的进一步撕裂。只有当教师与学生都具备了反思技术局限的自觉和清晰的道德底线，外语教育才能真正摆脱对技术工具的盲目依赖，在人机共智的生态中，实现学生独立人格与综合创造力的全面发展。

5. 教学实践范例：“生成 - 解构 - 共情 - 重构”四阶模型

上述范式、角色与素养的三重转型若仅停留于理念层面，仍难以指导一线教学。为将“人机共智”的生态构想落实为可操作的实践路径，笔者尝试提出一个“师 - 生 - 机”三元协同的“生成 - 解构 - 共情 - 重构”四阶教学模型，并以大学英语或英语专业课堂为例具体说明其运作机制。该模型的核心理据在于：生成式 AI 所输出的，本质上是被对象化、被压平的语言“持存物”；唯有经由批判性解构与真实的情感协商，被抽空的文化“世界观”与人文意义方能重新向学习者敞开。课程选取一则承载特定文化情感的文本作为枢轴——例如一首以离散与乡愁为母题的现代诗，或一段富含文化专有概念的叙事——围绕其在跨语言转换中的“意义损耗”展开探究。

第一阶为“生成”。学生分组就同一文本调用机器翻译与生成式 AI，获取译文及 AI 对其文化内涵的“标准”阐释。此阶段刻意让 AI 充分暴露其能力与限度：它能瞬时产出语法无误、看似贴切的译文，却往往将原文中负载乡愁的具体意象(如特定的物象、地理与历史指涉)化约为通用、扁平的对应词。教师在此并不评判译文优劣，而是引导学生将 AI 产出视为“有待审视的材料”而非“现成的答案”，为下一阶的批判埋设入口。

第二阶为“解构”，重在培育批判性思维。师生协同对 AI 译文进行“逆向追问”：原文哪些文化张力、情感重量与世界构造方式在转换中被悄然滤除？AI 的阐释中是否潜伏着以目标语文化为默认视角的刻板印象或算法偏见？教师在此扮演“思维启迪者”，以苏格拉底式诘问替代直接讲授，促使学生在比对原文、机器译文与多版本人工译文的过程中，辨识出技术“正确”与文化“真理”之间的裂隙。这一阶段直接呼应本文对工具理性僭越的批判：学生由此领会到，语言绝非可无损压缩的代码，机器所处理的不过是被剥离了“世界观”的语言外壳。

第三阶为“共情”，指向跨文化同理心的养成。在解构暴露出“意义损耗”之后，学生转向真实的人

类经验以重建文化的鲜活质地：诵读原作、分享与文本主题相关的个体记忆、查阅母语者的阐释，乃至在条件允许时与目标语同伴展开真实交流。教师在此回归人文“把关人”与情感唤醒者的角色，借助文学与艺术的感染力促成认知转变的前提——共鸣。正是在这种带着误解、碰撞与达成共识之喜悦的真实互动中，机器无法赋予的情感内核得以显现。

第四阶为“重构”，落脚于意义建构与主体性的复归。学生综合前三阶的所得，产出一份带有批判性注释的“重译”方案，并辅以多模态作品(如将其译文与自选图像、音视频配合的短片)以阐明其选择背后的文化考量。评估的标尺也随之从语法的准确度，转向批判性论证的深度、跨文化共情的厚度，以及对自身借助 AI 之过程的反思性。在这一过程中，AI 的角色亦从被批判的“持存物”转化为辅助创作的“智慧陪练”——学生既善用其效率，又始终把持着意义建构的主导权。

综观此一模型，三重转型的实践路径得以清晰呈现：就教学范式而言，课堂的重心由词汇语法的单向传递，转向以真实文化问题为驱动、以多模态产出为载体的跨文化意义建构；就教师角色而言，教师退出“标准答案”提供者之位，转而担当学习活动的设计者、批判性思维的启迪者与文化价值的把关人；就学生素养而言，学习者在语言能力之外，协同养成了“逆向审视 AI、辨识算法偏见、坚守独立文化立场”的高阶 AI 伦理素养与跨文化共情能力。由此，“生态重构”不再是悬浮的宏大叙事，而沉淀为一条可被复制、可被评估的具体进路。

参考文献

- [1] Hong, W.C.H. (2023) The Impact of ChatGPT o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Opportunities in Education and Researc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5, 37-45. <https://doi.org/10.61414/jeti.v5i1.103>
- [2] Klimova, B., Pikhart, M. and Al-Obaydi, L.H. (2024) Exploring the Potential of ChatGPT for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at the University Level.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5, Article ID: 1269319. <https://doi.org/10.3389/fpsyg.2024.1269319>
- [3] 胡加圣, 戚亚娟. ChatGPT 时代的中国外语教育: 求变与应变[J]. 外语电化教学, 2023(1): 3-6+105.
- [4] 王文斌. 外语教育学的新理念和新格局[J]. 中国外语, 2024, 21(5): 4-10.
- [5] Holmes, W. and Miao, F. (2023) Guidance for Generative AI in Education and Research. UNESCO Publishing.
- [6] 海德格尔. 演讲与论文集[M]. 孙周兴,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
- [7] Rudolph, J., Tan, S. and Tan, S. (2023) ChatGPT: Bullshit Spewer or the End of Traditional Assessments in Higher Education? *Journal of Applied Learning & Teaching*, 6, 342-363.
- [8] 郜洁.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双刃剑效应——DeepSeek 在外语教育领域的应用优势与潜在风险探析[J]. 当代外语研究, 2025(3): 140-151.
- [9] Yin, R. and Guo, F. (2025) Interpersonal Meaning Construction in AI Discourses: Based on Man-DeepSeek Dialogues. *Research Journal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13, 2395-2636.
- [10] Dorigoni, A. and Giardino, P.L. (2025) The Illusion of Empathy: Evaluating AI-Generated Outputs in Moments that Matter.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6, Article ID: 1568911.
- [11] 孙璐. 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英语专业研究性教学: 人机协同模式探索[J]. 外语电化教学, 2026(1): 10-15+106.
- [12] 徐锦芬, 周子楠. 建构主义视域下的 AI 赋能外语教育: 实践创新与未来展望[J]. 当代外语研究, 2026(1): 207-217.